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春秋辯義卷首二

明 卓爾康 撰

桓公

庚午○桓王九年

元年○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猶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

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從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也

公羊氏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

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乎先君也隱不書即位既以為夫子削之然則桓之即位何以不削葢桓之弑隱有所歸獄夷然不自以為弑也不自以為弑何敢以弑加之春秋所以處君父之道固是如此書公薨與書即位一也

熊過氏曰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其禮如伊尹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者朱先生謂王侯以國為家

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是也然柩前之位所謂即位而哭阼階之位亦止行于廟中與正朝猶有不同未受獻冕自難以士服臨朝康王之誥曰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内應門内王之治朝而可以麻冕彤裳臨諸侯王世子受末命即成為君諸侯世子雖誓于王君薨猶必親受命也借吉行事必待踰年改冕服見祖太甲于元祀月朔乃行之先儒謂始喪即行朝廟即位禮者亦考之不詳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為仲子所生于宋更親宋鄭向以公子馮故互相構怨鄭于隱十年已伐宋今不結魯虞魯必助宋以相難魯固鄭所亟欲善也隱公固陰結鄭況桓公身抱大惡又為宋親不交鄭鄭必仗大義以難魯鄭固魯所亟欲善也故有是會

垂曹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

胡傳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

鄭人以祊易許田既有成言我已入祊矣許田固鄭有也鄭欲結魯以臨許復以璧假之多為賜于魯其

曰假者鄭伯之辭為恭也抑春秋為魯臨文亦應如比

郝仲輿曰初鄭以祊歸魯名為易許實輸魯平以酬狐壤之怨緩救宋之師而未敢斷然責償也於今五年許不出鄭亦不請一旦而責五年之負何也桓公氣餒于簒國情迫于親鄭鄭持其急而因以為市以璧假要之也

劉氏曰公羊謂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嘗與許復周

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据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桓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又見魯頌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為許魯地也曾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黃皆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為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

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郕田之類何得以為魯地近許之田乎是又不然也况祊今在沂州瑯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為遠安得為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强此年旣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桓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况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

鄭伯雖至愚釋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祊入祊無乃太隱而不可知乎不知祊者乃鄭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于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公可以利啗之故以祊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祊在沂州為魯地經不書魯失祊之時或在春秋之前也考之祊即

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祊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讙及闡經不書我入讙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祊特書曰我入祊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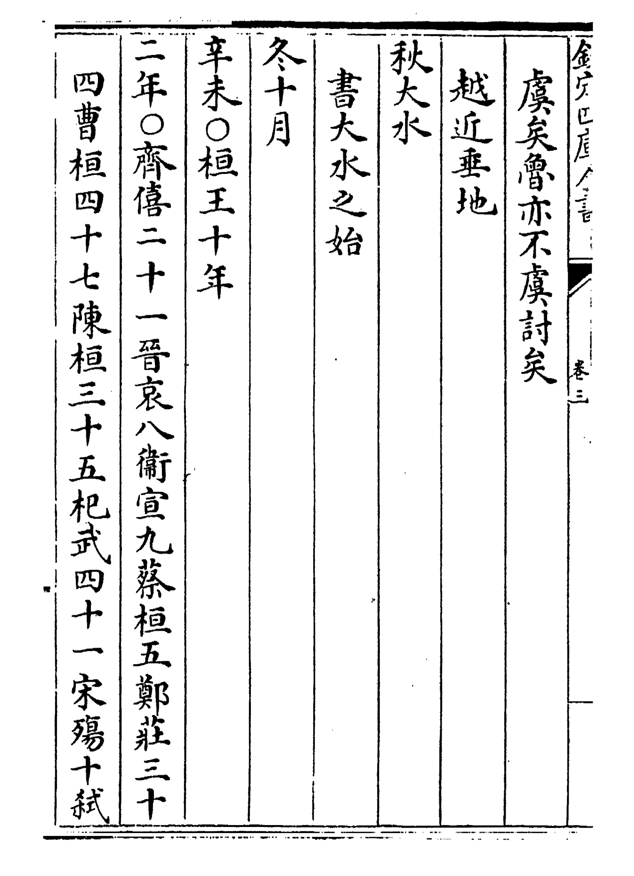
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于齊鄭故經書翬帥師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于彼也入許之師出乎隱公故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于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于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强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逮一旦桓公簒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為璧假實脇取之也桓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土地為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

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于桓十五年先書鄭突出奔蔡鄭忽歸于鄭即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地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之末經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之事葢緜鄭莊假許田于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為許田之説既誤後又覺有許叔入許

之事乃于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蓋為後張本也不知鄭之得許乃在于壁假之年何得于隱公之時已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始末期於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此容齋說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辭曰渝盟無享國何其堅也魯鄭之交固而鄭無宋



虞矣魯亦不虞討矣

越近垂地

秋大水

書大水之始

冬十月

辛未〇桓王十年

二年〇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

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弑

秦寧六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鄭莊公欲納馮于宋自隱四年以後鄭宋之兵大抵以馮故也殤公輕聽讒人之交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則信有之孔父職為司馬而不能諫律以大臣之道固不能無罪然華督馮之黨也伺間久矣至是因民心内離鄭援外固殺孔父而奪之兵因弑殤公而人莫敢動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魯齊

皆有賂遂相宋公督之本末如此左氏殺孔氏取其妻蓋碎說也而公羊義形于色之云亦緣文生義耳人臣死君難例書曰及孔父荀息仇牧是也而其人之賢否與其死之善不善則各存乎其事矣孔父先死而曰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有官則稱之亦非所謂賢乎孔父之意也

胡傳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

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督爲太宰不書其官或官非卿或卿不命或削之未可知也

孔父嘉爲司馬左氏文也左氏以嘉爲名劉敞曰君前臣名名其君于上不得字其臣于下禮之大節也杜氏曰孔父稱名者内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于民也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也何以

知先殺孔父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又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趙子常曰督宋大夫其名未賜族也孔父嘉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或名或字兩家之說如聚訟然夫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不稱與夷則殤公之名終身不見于經何所徵疑信也熊過氏曰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則益疎矣劉巻非天子三公乎然以字為得者有三義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駭乃公子展之孫公命以字

為展氏孔父之後皆氏孔一也孔子為孔父之孫如果以孔為名將為孔氏子姓者世世名其祖矣忍乎穀梁為祖諱之說似為得之二也以字義為斷名嘉字孔父與楚成嘉字孔父鄭公子嘉字孔同三也予謂尤莫近于家語矣家語曰孔父生時所賜號與陳女叔一例葢宋陳為三恪時王崇異之此說不可易也

或曰宋司城蕩蕩固其名而其孫為蕩意諸則固以

名為字矣豈高中𤣥所謂春秋宗㫖自有所在而或名或字無意于其間歟則謂孔氏子孫世世名祖之說又不可執

滕子來朝

滕子稱子胡氏曰先儒謂時王所黜也又有言其在喪者矣又有言春秋嚴于亂賊之黨桓公弑立滕侯首先來朝降而稱子以正其罪者又有謂小國事大國不堪徵求甘從降爵以從殺禮者夫嚴于亂賊之

黨固謬矣如曰在喪則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者何說焉獨為時王所黜似為近理高中玄曰周天子雖弱然豈曾無一事行于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曾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葢為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葢為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滕侯書卒其後稱子葢為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為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為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

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
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
作春秋祇可明是非以定襃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
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且文定亦未考桓王之時
勢耳蓋當時周德雖衰而東遷未幾王靈不歇桓王
雖無撥亂反正之才然非孱主也即其在位二十三
年行事叅之惡鄭侯而不禮右虢公而畀政兩置翼
侯一伐曲沃宋公不王蔡衛郕不會王命即令齊鄭

討之芮伯奔衛即同秦師執之亦蹈厲矣特為政不平凡事多狡如因曲沃之叛而改圖立翼已不能有蘇忿生之田而易于鄭故天下不服耳則夫滕侯小有失禮而整君綱飭舊典因其弱而易法貶號為子此事理所必有也矧舍天下而獨法滕亦桓王之故智也彼不會王命伐宋者非蔡衛郕三國耶而以齊人鄭人討違命者一郕也蔡衛大則舍之郕小則討之天下大則舍之滕小則斥之桓王借一滕以彰天

王一時之威夫子因借一書滕以存萬古君臣之分此事理所必有也其以自貶為說亦有一證通鑑載周顯二十三年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慎靚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此皆春秋末戰國初年之事也必以前固有此事衛可踵而行之耳此說孫明復程子皆主之

濯甫曰按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以子往以伯

往自貶之說也王怒皆黜焉時王所黜之說也因其
子往而貶之尤易為力樂正所記可作兩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有弑君之亂諸侯不能正名討罪更受賂立賊而
還春秋獨書一成字以著其罪徐邈曰宋雖已亂諸
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左氏謂
四國受賂立華氏是長其亂萌而宋國他日之禍皆
胚胎于此矣齊之伯也釋晉里克及魯慶父弑君之

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削王室之地召王于溫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于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為諸侯長然觀其施為大抵皆緩篡弒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夫子傷之甚痛之甚思欲一拯救之而不可得也于此書一成字以著其罪此特筆也故討弒者明正其罪莫如州吁以後弒君者輩出多不書矣成弒者明著其罪莫如于稷以後黨逆者輩出多不書矣討弒者已成絕筆

以後之無可書而不書弒君者代不乏人以後之不
勝書而不書故春秋之初止記二條以為大法而已
諸侯之會自叅以上必言故其義胡氏備矣成字解
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謝氏曰遂其事之謂成此其義
也說者不達經義而以成為平如杜氏所說悖繆殊
甚請以經傳證之經書諸國平者六如隱八年鄭來
渝平宣四年平莒及郯十五年宋及楚平昭七年暨
齊平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鄭平皆未有言成

者則不以成為平可知也即左氏所載如隱之三成紀好桓元之結祊成三年之杞求成莊十五之鄭成文三之請成于晉及拜晉成襄九之鄭人恐乃行成如此不一皆言成也亦惟傳有此成也然傳言平者亦有四桓十二之宋公辭平僖十二之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二十五年之衛人平莒于我成元年之晉使瑕嘉平戎于王者是也與此條以成宋亂文適相似者亦有一莊十三年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是也

乃北杏之去年冬猛獲南宫長萬皆已被醢伏其罪
矣北杏之會不過億寧其上下耳故可言平若華督
弑君莊公為弑君所立正在亂時使齊侯一會戮華
督而誅之易莊公置君而後去則宋亂平矣今為賂
故立華氏適成其亂而已
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于謀討督
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于謀討蔡直書其所為
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

稷宋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汪氏曰按公穀皆云周公稱太廟而左傳既稱周公之廟又稱周廟謂之宗廟杜預以為文王廟夫王制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齊之太公衛之康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為魯之始祖而祀之於太廟伯禽為始封之君而祀之于世室也太者大而無上

之名豈以太廟之上又有文王廟乎春秋四書太廟未嘗書宗廟也郊特牲云諸侯不得祖天子豈以文王之廟而可立之于魯乎禮稱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蓋緣魯有禘禮祭文王為所自出之帝故遂謂魯有文王廟若魯頌稱姜嫄而説禮者亦云魯有姜嫄廟耳

北部在今兖州府城武縣東南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杞侯來朝不敬乃謀伐之

黄正憲氏曰莒與魯為隣杞偪脇于莒欲求强援故來朝乃魯桓欺其弱小苛責以利不遂所欲九月即入其國按黄氏此說葢以杞遷緣陵者也不知此時杞尚在雍丘不然誤認公穀之紀也

郝仲輿曰桓公篡國挾齊鄭之助取宋賂受滕朝其以震矜于杞而來朝非志也滕杞皆侯也滕以子來魯人以為敬杞以侯來魯人以為不敬明年討杞

瀧甫曰按樂正子記杞公以侯禮事周厲王黜為杞侯武公立仍稱杞侯以朝魯至惠公再黜為伯成公以夷禮事襄王黜為子桓公以後與晉為婣數從會盟以伐鄭攘楚晉景公請于頃王僅復伯爵故盟于蟲牢馬陵蒲戲京城北蕭魚溴梁會于沙隨夷儀平丘鄟陵召陵皆稱杞伯終不能復其故爵葢國漸削弱勢使然也武公自是年朝桓之後繼有入杞之役會郕之平比事而觀知其為杞必矣左氏樂正非誤

也若紀自齊鄭偽朝之後始有戒心與杞無預至朝桓之失即丈自見亦何待貶爵以著之乎

杞今開封府杞縣古雍丘

杞公榖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

此後七年榖鄧以楚偪奔魯莊十年荆人執蔡侯荆蠻猾夏之漸蓋自此始

史記是年楚子熊通稱王于丹陽初楚之伐隨也隨人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耳隨人以為請王不聽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廬陵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執疪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

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冐又一世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于桓之八年圍鄾敗鄧于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于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于是楚勢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輿始此

公羊曰離不言會此言會何蓋鄧與會耳是以鄧為

國者公羊也杜氏潁川召陵西南有鄧地孔氏曰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鄧國今襄陽府北二十里鄧城即其地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左傳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桓公十八年出行共二十四次止書至二條一為二年之盟唐一為十八年四月之伐鄭故元年盟越有不書者而與戎盟則書此可見經之所謹矣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有不書者而伐鄭則書是年四月伐

鄭七月始歸歷四月踰二時也可見踰時交夷狄爲

春秋書至之法矣

臨川吴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為書之穀梁

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

檉首止甯母洮葵丘鹹八大會魯君皆與焉不書至

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末年牡丘淮二

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為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

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至也齊桓旣殁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致也以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動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穀梁于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為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

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不得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為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為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晉所執幸其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啖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于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

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

此書至之始

壬申〇桓王十一年

三年〇齊僖二十二晉哀九衛宣十蔡桓六鄭莊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馮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會于嬴成婚于齊也

杜氏曰公不繇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

嬴今泰安州界內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

詩惡屢盟春秋善胥命兩君相命結言而退荀卿記之矣張洽氏謂彼此相命為伯以成其私與齊魏會于莒澤以相王秦齊約共稱帝而相帝同則不然也

考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非相推為伯明矣葢鄭結齊而宋結衛彼此相敵已久宋遭弒君之禍鄭構已解四國又皆有賂齊衛徒作此釁隙何為也于是丈其事而為此蒲之役焉

蒲今在大名府長垣縣界古陳留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杞求成也杞魯自是交好

杞公作紀郕公作緎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始命為卿也為卿未必然春秋書法初稱名者葢君父方在寡人有子未知誰立故不稱公子已稱弟已稱公子以漸進即遠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羊傳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

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為隣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禮送女踰境非禮也

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

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趙氏曰桓夫人文姜齊僖女莊夫人哀姜先儒以為齊襄女僖夫人聲姜先儒以會齊桓證為桓女葢為公子時所取文夫人出姜齊昭女宣夫人穆姜齊惠女成夫人齊姜葢齊頃女襄公薨傳言立胡女敬歸之子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公未嘗取正適也昭公娶于吳為同姓其死曰孟子卒定夫人姒氏亦為公子日所取傳言哀公以公

子荆之母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則哀固以妾為妻矣

漢志蛇丘有下讙亭今寧陽西界地入魯境

公會齊侯于讙

姚舜牧氏曰魯桓意在結齊為援而娶其女故桓所行事但重在會而不在于婚諸儒皆以婚禮責桓不得夫子春秋之旨

夫人姜氏至自齊

灌甫曰桓畏不義之誅申好于齊是年春不繇媒妁往會于嬴以求婚已為非禮至是齊僖越境送女桓又因會納婦豈皆别嫌正始之道邪不言翬以姜氏至者謂公自讙受之爾

冬齊侯使其弟年来聘

左傳致夫人也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為有年楊士勲氏曰有年書于冬

者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公羊有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有年何僅有年也大有年何大豐年也此事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脩之則為變異聖人立興王之新法也程氏發明奥旨以為紀異此得于意言之表者噫楊氏之言亦巧矣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五穀皆熟總為吾民足衣食寛生計耳以君之故而惡其民且變其善惡吉凶之實而别立異義聖人書法恐不若是趙子常曰夫天道有變

則有復水旱饑饉其變也有年大有年其復也雖非有年而亦不至于饑饉者其常也有年大有年史欲屢書而不可得乃生民休戚所繫非天所以賞罰人君說者乃因一人行惡而遂欲災及萬民於是天道有反常之譏而春秋為遷怒之筆矣

癸酉○桓王十二年

四年○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蔡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七杞武四十三

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四時之田止書蒐狩蒐狩經不多書其書者必有故也此狩郎也左氏書時禮也則于常事不書者礙矣公羊曰遠也則昌閒比蒲之蒐豈無遠于郎者豈以皆譏乎載考郎為魚臺縣近宋地前隱九年城郎後

十年來戰于郎莊公八年師次于郎其為魯之要地可知于郎行狩以寓用武治兵之法書此者謹其事也乃春秋書此固有二科文公以後四公俱不書以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議也昭公八年以後又復頻書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强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頻書以示變耳

公羊穀梁冬狩秋蒐竝同而苗則公羊在春穀梁在

夏公羊則夏時無名穀梁則春曰田田者四時獵之總名不專在于春故也公羊之義夏時務農不苗然則非警急及有獸害苗則不苗也

此蒐狩之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謂王朝之伯不可書名以父在故名解之渠姓伯糾名孫明復亦有是說熊過氏則謂宰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此宰夫也伯糾為字二說

皆是胡氏以宰為冢宰猶可言也至此以宰為太宰
益謬矣春秋記周事冢宰設官不見于禮然據書云
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則以三公下行端揆
之職冢宰周六卿之長也若太宰在列國非上秩按
成公十五年宋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序次在少
司寇之後襄十一年鄭使行人良霄太宰石㚟如楚
則太宰在行人之後矣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
平公築臺則太宰董土功之役矣楚有太宰而十五

年載楚公子午為令尹以至宮廄尹共九官太宰一官且不得列矣吳有太宰而定五年以伯州犂之孫嚭為太宰則僅以處客子逋臣矣當時列國雖不王何至以王朝之所尊為下國之所賤倒置一如此也獨衛祝鮀有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與周公為冢宰不合然周公為冢宰自在成王時為太宰自在武王時武王時秉鈞執政自有其人未必即以少弟為尊官則太宰固

非上秩盖可知矣予著周禮說大宰如字作大不作太與大宗伯大司寇同則祝鮀之言傳者之誤也固知羽父之求宋督之官皆大非太也

是年不具秋冬桓篇多舛與下文甲戌己丑連

甲戌○桓王十三年

五年○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卒杞武四十四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丈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故再赴

公穀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皆不知闕丈之義也

黄正憲氏曰按以隱公元年己未推之則桓公五年歲在甲戌以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推之月内無甲戌日己丑為十六日當是甲戌年正月己丑日也史

官之丈偶倒置耳則左傳再赴公羊戍亡丑得之說可置勿辯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春秋之初能以詐取人國者惟鄭莊公莊公嘗挾齊魯以入許今又輔齊以圖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多為計以謀免難而卒不能春秋惡其譎詐而書之若實朝于紀者劉敞所謂誅意之效也

臨川吳氏曰許近于鄭紀近于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趙企明曰徵兵也非也周非能徵魯兵恐其比鄭以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拒王爲是作好耳

杜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此葢譏子弟預國政耳或謂責世官若然何不曰仍氏之子乎如仍氏之子已爲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

字見若咺渠伯糾之類是也今曰仍叔之子葢知其未命之稱也杜說得之

郝仲輿曰王使一歲再問而魯無一往乎曰往矣何以不書諸侯不朝以陪臣報不足錄也

仍穀作任

葬陳桓公

城祝丘

譏不時也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

上邑齊將襲紀故魯非時城此以備之

祝丘今沂州西有丘城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鄭世為周卿士王貳于虢故周鄭交惡王以諸侯伐鄭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天子首兵也按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僖二

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天子首兵可知也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抗也蘇子繇曰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與之戰也不書敗諱之也

左氏稱王以諸侯伐鄭張洽氏曰此其君必親從王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天蓋謂釋曾大惡不討而以小忿伐鄭貶也其實不然天子臨戎諸侯以君為將執鞭弭從事稱人以往固其宜也且君將稱人者

文公以前不一而足況蔡陳衛皆非大國也又州吁陳佗皆不成君也合而稱人不必異議

高忠憲曰不書戰不書敗所不忍言存天下之防也書從王明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書王師敗績于茅戎曰王師則非親討敗而可書也

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者僅三國何哉蔡衛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取三國之師桓

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加于鄭而三國從之托公議以濟私忿耳

王師雖敗而春秋書蔡人衛人從王伐鄭猶有體也至莊六年而王人子突救衛諸侯不惟無相從者而反助衛朔以與天子抗兵救之為言何其卑也齊桓為伯首在尊周莊十四年與陳曹伐宋請師于周書曰單伯會伐宋立言有法庶復王室之舊焉成公十

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伐鄭則天朝卿佐亦與執戈至此而王靈不復振矣陸氏曰陳佗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許其以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也

大雩

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胡傳大雩者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内之山

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為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于已寢禮也

熊過氏曰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為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為盛遂名壇曰舞雩舞雩有二龍見而雩設壇

祈澤常祭也旱而雩非常也大雩上帝用盛樂又非常僭也胡氏義備矣月令建午之雩則秦制耳

龍見而雩雩以巳月為正旱則求之甚旱則大求之七月旱則七月求八月旱則八月求求則禱大求則用盛樂號呼之情隨時迫切總以為吾民耳書雩之法不過志其時事如此勤怠僭越之說非所施也故大雩非時雩春秋皆不以為譏

此書雩之始

螽

螽不書時不在一月也公作蝝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州地在今武陟縣杜氏以為淳于則地在高密而其來曾之道不當先至曹矣此左氏說也以熊氏考之

甚誤

乙亥○桓王十四年

六年○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寔者州公名是也詹萊氏曰昔公之而今名之何也以公如曹以匹夫留我也不以國氏蒙上文也

胡子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諸侯失國後託于諸侯孟子以為禮也州公來朝以諸

侯之禮接之春秋乃書其名以匹夫之賤畜之孟子乃以為禮然則何居曰諸侯放恣淩弱暴寡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可見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勸戒矣按胡氏意責國君當自強以保氏姓其說甚正然名與不名未必盡然有國小文告不及而不名者有確得其名此後不及書卒而以一

名徵其實者有一國兩君雖非卒滅而以一名定其疑者不可例論也杜元凱曰若州公者此後不及書卒而以一名徵其實也

寔之為名其說甚多杜元凱曰寔實也公羊曰實來者猶曰是人來也穀梁曰實來者是來也其義甚穉予甚非之及讀張洽氏之說而不能無惑焉張氏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實來或春秋時有是字法而

經以此為文歟已再諦之曰伯父實來聳伯實來皆有鄭重之意故下語确然如此若州公亡國之君羇鄰國以沒身雖見可憐當無所重要之還以實名為正

州為采邑州公與虢公同猶之劉文公單靖公也熊過氏曰州者天子圻内之邑河内武陟地既非隨絞州萊伐楚之州亦非淳于之州昔蘇忿生有田十二而州在焉後為州公食邑隱十有一年蘇叛天子不

能有也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以十二邑與鄭盟向州在焉則州公失来矣至是五年伐鄭仍叔之子以伐鄭徵兵而兵端始啓意者仍氏未行州公猶得游偃于州耶明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齊衞人伐盟向王始遷盟向之民于郟夫十二邑有盟與向則王雖與鄭而不有至是旅拒以争而州公之來繼仍氏有徵發耶春秋稱公者惟二王後及三公稱公故州公天子之三公也左氏不知以為淳于公

輿地廣記遂附會之以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曰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誤矣淳于者酈道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夫淳于非二王之後安得稱公是酈亦緣左氏再誤也魯南連曹西達于周州公來魯經曹衛已從王魯未嘗出師故如曹而六年實來按周桓王以十二邑易鄭四邑之田惟知嚮利乘便不顧州公失采矣鄭雖得邑而其民不服觀桓七年盟向背鄭而伐之王遷盟向之民

于郲則州可知使周不伐鄭則鄭猶不仇州州公猶得茍安本邑昨年王巳伐鄭矣州公何能自安故冬即如曹今年實來此實錄也熊氏一朝洗出之快矣第云仍叔來徵兵州公繼仍叔來有所徵發則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成在今泰安州莱蕪縣界

成穀作郕

左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郎之師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辭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左氏曰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公羊葢以罕書穀梁葢以觀婦人書杜氏曰鄭忽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高忠憲曰簡車馬也懼齊鄭故先王寓軍政于四時

之田其備豫矣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之不素也蒐夏大閱厲農失政甚矣不言公一國之事也

季明德曰閱簡武也葢數而視之之意古者寓軍政于四時之田皆于農隙講武通謂之閱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已畢則其法詳畧則少假時

閱小試肆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修戰法一一數視欲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覲周禮大閱列于振旅茇舍治兵之中則大之為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穀梁傳則謂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為出入二事矣其説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鼓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

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怠衰即戒嚴之法也茇者萊沛之區所以處其兵之止舍即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習豈復別有一事哉周禮于治兵之外更立振旅茇舍二名似亦過于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于經義者未敢以為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畧而義已盡矣先儒以大為僭天子禮亦緜不知此意故耳

書大閱之始

蔡人殺陳佗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佗巳踰年成君矣淫獵輕出自隕其首因其匹夫行故不稱位不稱爵春秋討賊之義苟可得伸無所不盡

程子曰蔡桓侯殺陳佗私也而書人同于討賊者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胡傳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討賊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蔡般弒父者及其見弒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抑揚與奪見諸行事如此

王樵氏曰按衛州吁之誅雖執于陳人而發之者石碏涖殺之者又衛人也故與以國討而曰衛人殺州吁于濮陳佗立踰年矣陳國之臣子未聞有明其為賊者使非其淫獵輕出自隕其首于蔡人則遂成為君矣故書蔡人殺陳佗若曰陳之賊蔡人殺之爾胡文定乃謂善陳國不以為君恐未是

九月丁卯子同生

嫡子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多不書者常事也

文公與成公子赤子野皆嫡長然不書于春秋而杜元凱又謂十二公惟同嫡長孔氏疏云文公哀公其母無明文未知是嫡與否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蓋在未君前所生縱令是嫡亦不書矣穀梁曰疑故志之文姜時與齊會嘖有煩言安能無疑故猗嗟之詩有展我甥兮之句明其為甥必有疑其為子者矣及考文姜三年九月至自齊子同生于六年九月是時文姜猶未失正何嫌何疑而釋之哉豈丈

成雖嫡時君不能行舉嫡之禮夫子姑舉子同之一以垂訓歟

沈長卿曰杜氏謂十二公中惟莊公為嫡長故特重其事而書之按傳桓公謂與巳同物而命名焉則居然以嫡自鳴而欲掩其篡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紀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杜謂公無寵于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使主紀婚矣何言不能

自通也當繇齊欲滅紀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

丙子○桓王十五年

七年○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十鄭莊三十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傳咸丘地名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咸丘公穀皆言邾邑也瀧甫曰桓簒立七年滕杞皆脩朝禮而邾乃附庸之國獨不至故焚其邑不言邾咸丘者附庸之地也比内地或曰焚火田也火田而在今十二月固其時也何用書乎明年秋伐邾益信夫小國即爲附庸或于嘉好吉祥之事以内辭書可

耳若取人之邑殘人之地乃曰此吾附庸無害也而
聖人又勸而成之以内辭書不亦嗜利而無恥乎咸
丘不繫邾定非邾邑明也若以今年之焚咸丘明年
之伐邾為信尤不其然夫焚而後伐者不過焚其原
野利吾馬足耳今春焚咸丘直至明年秋伐邾又過
兩夏咸丘之野不更蒙茸乎高抑崇曰咸丘乃魯地
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為齊東野人吳幼清以為
非狩地或曰火田非蒐狩之法直書焚以譏其盡物

也是矣

咸丘今鉅野有咸亭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皆名熊過氏曰古者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則附庸也穀鄧以諸侯而名者何也胡子以朝桓立義曰惡其黨惡也然而滕紀不名又何以通于彼例也左氏謂賤之名夫降爵成禮如滕紀薛者有矣不敬見伐如杞者有矣史豈嘗賤而名之先王制禮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況名其君乎公穀皆云穀鄧失地之君趙企明因訂之曰穀鄧皆在南陽而逼于楚懼不見容故越蔡許曹宿邾六國歷千四百里而以朝禮接于魯葢失地而奔者也然莊十六年楚方滅鄧此時曷為遽以失地名之故趙匡劉敞以為用狄禮而名之夫言非失地而名信足辨公穀矣以為用狄禮而名即如杞桓公用夷禮何以不名哉是匡亦妄也或曰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鄧旋為楚所滅

而穀終春秋不經見以其接我故詳其名所謂以一
名徵其實者也
穀今襄陽穀城縣鄧今鄧州方城今裕州
丁丑〇桓王十六年
八年〇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
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三杞武四十七宋莊六
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杜元凱曰此夏之仲冬非為過而書為夏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左傳春減翼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隱七年伐邾之後至今邾未朝魯故伐之書伐邾或曰大夫專非也內辭書法自應如此與二年九月入杞同若隱七年公伐邾乃公將以說宋特筆也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左傳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齊將滅紀紀託于魯魯勢不能庇紀于是與謀俾納女于王為重焉趙子常曰桓王取后于紀命魯主婚春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既已納幣契成故祭公來受辭于主婚者而往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灌甫謂祭公當歸白于王然後如紀竊考紀地在今淮安府海州與魯近如若還朝再往道途往來繹騷殊甚周在當時僅同小國未堪辦此至魯之後必以驛

書報聞耳熊過氏曰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于我故言遂諸家泥于常事不書之說謂書來書遂為非常于是譏祭公罪紀而議及天王坐以虛文說經而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孔氏曰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趙氏曰遂者急後事之辭大夫無遂事與此不同

書遂始此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〇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公元年宋莊七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歸此曷書魯為之主也紀季姜歸不書以天子之后非祭公所得以也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胡傳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前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巳事以見天子急述職耳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

曹伯旣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當享而射姑嘆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曹在今曹縣東五十里

春秋辯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春秋辨義卷四

明　卓爾康　撰

桓公二

己卯○桓王廿八年

十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三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三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曰衛宣公未嘗與魯通至是為會期中變而從齊鄭故公不遇

熊過氏曰桃丘今東阿縣東南桃城也考水經蓋濟西齊南界地西南距衛尚隔范鄆等皆魯邑先儒以為衛地非也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會之以間齊而衛已繇他道先過故曰弗遇若中背公

而更與齊鄭則但當言弗至以見實耳胡氏謂惡失信非也

桃丘今東阿縣西南有桃城魯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欲併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故有是戰

齊惡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固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胥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胡氏謂鄭主

兵而首齊猶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此據左氏為說耳非也州吁求寵諸侯而舉兵其實欲除己之害者宋也以爵以謀自應宋主兵今齊既惡魯為紀謀難則郎戰齊固戎首也說者又謂魯鄭自防許結成之後其交深矣至是而離必有其故夫鄭所卑身厚禮以媚魯者專為宋也宋有弑君之禍國亂君更為隔世事鄭不計宋又何計魯哉公穀皆謂内不言戰言戰則敗者非也左氏又謂魯以救齊致周班後

鄭之罪而齊反為鄭興師是為有辭故改侵伐而言戰不知侵伐與戰事自不同杜氏曰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非也戰則彼此交兵互有勝敗不能偏目一國故第言戰耳此戰我既有辭衛亦牽帥齊雖心惡援紀不能執言書來戰于郎歒辭也

趙子常曰凡諸侯相侵伐或攻掠或求成不必皆戰其戰則以主及客以中國及夷狄皆以應兵見之此

不以魯及三國戰直言三國之君來戰乃筆削之旨

姜廷善曰按北戎伐齊鄭忽救齊敗戎魯以周班後

鄭魄事未必有蓋北戎距齊甚遠未必能加兵於齊

鄭亦距齊遠齊未必遠待鄭救而忽之昏懦亦未必

能救齊敗戎有功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通者已

六年今亦未必至齊為之班魄惟當信據經文如左

氏之說則昔人嘗以為浮夸不足憑也

庚辰○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熊過氏曰齊鄭之黨久矣尚疑桃丘于衛故盟同絕魯

汪氏曰鹿上之盟三國書人齊之盟清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

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茍微者則不書于經矣

趙子常曰一役再有事桓十一年戰稱君盟稱人者前書來戰則其罪已著矣欲明二事為一役故蒙上文略稱人以見之也陳氏曰此戰郎諸侯也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卒後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孔氏曰是年忽奔衛

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二爭也
十七年忽弑子亹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亹立子
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納厲公五爭也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仲足有寵于莊公為公取鄧
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
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

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祭畿内邑仲字也天子之命大夫為鄭卿也故字與孔父女叔同若曰賢而不名以為知權則公羊氏誤矣趙氏以為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仲鄭老臣忽不敢名則又迂矣字其臣而名其君者何當爭國奔歸非名無以徵信也義不在君前臣名之說也

五年鄭伯禦王左氏載祭仲足為左拒又曰鄭使祭足勞王夫勞王為文者必不稱字也其前曰仲足與

孔父嘉子儀克一類連字與名名必在後春秋時有此稱說也若蕭叔則亦大心是名叔是字

茅堂胡氏曰祭仲以命大夫而稱字深責之也或以仲為名者誤矣按鄭詩刺莊公不聽祭仲之諫而其詞曰將仲子兮又曰仲可懷也為此詩者豈斥其國相之名乎是知仲之為字無疑矣

此書執之始

突歸于鄭

劉侍讀曰祭仲之義宜効死勿聽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亦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

鄭忽出奔衛

踰年曰君在喪曰子忽為嫡長似宜為君矣而春秋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皆名之而無所異何也左氏忽辭齊婚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又曰祭仲足有寵于莊公為公

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忽雖當立亦非公命故止稱忽出奔衛突自不正不必以不稱鄭致貶其曰突歸于鄭省文也忽不言鄭當屬何國

王樵氏曰按小序有女同車刺忽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今按忽之辭昏正也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充是言也修德行仁以興鄭國可也忽之終不能君也無濟亂之才惘之

可也罪之不可也刺忽為鄙夫之言也胡氏取之誤矣語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莊好搆人父子兄弟之隙而成其亂州吁弑完簒位則欲定之宋公子馮奔鄭則欲納之曲沃莊伯伐翼則助之魯桓弑隱則易許田結祊成宋督弑殤公而立莊公則成宋亂分宋賂是時諸侯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宋之脅祭仲出忽立突即莊公之為也

此書奔之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此内大夫會外諸侯盟之始

折魯地孫明復云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宋魯皆助突者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爭鄭之計

屢盟而厚疑胡氏之言是也是時鄭黨于齊宋非制齊難以圖鄭而魯方有戰郎之怨于齊陳蔡亦有積怨深恨于鄭故折之會宋欲得魯為應以防齊之議其後也

熊過氏曰大夫會諸侯盟于是始柔不稱氏未賜族為卿者也凡先公子出與會盟法當以臣禮書名趙氏謂諸侯之弟攝君則稱字非也禮卿不會諸侯

闞魯地今汶上縣西有闞亭

辛巳○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卒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卒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二國皆魯隣公平二國故會于魯地而盟之

曲池今曲阜縣北壤有曲水亭古汶陽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黄正憲氏曰去年宋與魯陳蔡為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也但宋屢求于魯左氏乃云公欲平宋鄭何也蓋是時齊鄭為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其欲平鄭于宋者意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也計亦巧矣

熊過氏曰南燕姞姓伯爵黄帝之裔國今衛輝府胙

城縣穀丘宋地在今歸德府南宋曾陳蔡嘗爲盟矣

今又盟燕齊鄭于是道斷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黄正憲氏曰按折關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

數會于魯地宋爲主也此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

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爲主也

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黄正憲氏曰按武父鄭地是會出于魯鄭兩相欲者

葢魯方欲以平宋之謀市恩于鄭以覬其援紀之心鄭又欲以黨齊之勢陰嚇于魯以堅其平宋之計今宋公辭平則魯愧失信于鄭厲遂背宋而會鄭鄭厲乗魯桓恨宋辭平遂結魯以謀宋故曰出于兩相願者也嗚呼隱受鄭輸平而絶舊好之宋于前桓嫉宋辭平而親仇敵之鄭于後相繼失策魯之國事可知矣姚舜牧氏又曰魯桓憾忽于郎之戰弃鄭莊之卒結好于突以洩其愁而突簒忽自立亦欲反忽之所

為求善于魯以為之援此武父之盟所以兩相合也蘇子繇曰鄭伯突也突簒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諸侯雖以簒得苟能和其民而親諸侯内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没其實也雖君而實簒雖簒而實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則否不能君也衛州吁陳佗是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云再稱日決日義也或曰再書丙戌羨文耳非

孔子存之也然按石經衛侯晉卒在盟于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二字穀梁傳錯簡于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王樵氏曰按宋莊之得國鄭力也鄭突之得國又宋力焉其類同則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齊魯鄭陳皆有賂故也今宋以巳之前日望鄭而不副至于伐戰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

賂離

高忠憲曰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故盟會春秋所惡也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左氏宋公辭平故與鄭伯謀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是公自將也不書公者趙氏曰蒙上文也前稱君後稱師者一役再見也熊過氏以為内稱及為微者或又以為諱公皆非也特趙氏蒙上文之說疑故

人不解耳今上文之丙戌衛侯晉卒在盟于武父之後故熊氏以為間有事不得蒙上文不知石經本衛侯晉卒四字原在盟于武父之前則盟于武父與此條戰宋正接不得為間有事矣況左氏明載公與安得為徵者乎趙氏固即石經本也即非石經本亦自無害莊九之乾時僖二十二之升陘皆間有事亦不可謂不蒙上文也

壬午〇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宣公朔元年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靖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一戰也三傳異說左氏以為宋與鄭戰然助突者不特宋也公羊以為曾與宋戰則鄭獨不欲與宋戰乎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氏考據經文内外主兵

者而信之尤不合理紀為小國齊日侵凌方自救之
不暇安能挾二國與齊作難乎且公穀原無是說說
者何所見也然則奈何鄭突以責賂怨宋宋怨鄭不
應故鄭與宋戰魯以郎之戰怨忽故主突今宋攻突
故魯與宋戰忽嘗有功于齊故鄭忽連齊忽奔衞故
連衞燕故去年宋所盟于穀丘者則燕是宋之所挾
也紀與齊讐魯又主紀則紀是魯之所挾也先紀者
序爵也齊先宋不主爵趙子常謂以强大易周班葢

亦臆言之孔氏以為宋使齊為主猶隱四年州吁伐鄭而使宋主亦未盡也紀先鄭齊先宋葢有數義宋故助突今以賂故更攻突尤難出口故使齊為主若與紀為難者然且宋莊繼弑為齊侯所立當時亦豈無致敬之禮宋亦不敢先齊此齊先宋之義也鄭突為君實繇宋立今以賂故背宋思怨忘德亦為無名故以紀先鄭不特序爵當時或假齊紀相讐之事聊爾立言亦未可知故序爵紀當先紀為鄭所援亦當

先且主兵者或居前或居後無居中之法今鄭以主兵在後魯從內辭則紀亦當先此紀先鄭之義也故此戰以宋與鄭戰為實而其餘各有本末各有仇對不書所戰左氏曰後也諸例皆不可通據左傳及明年傳文以為不地戰于宋也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則此戰當在宋地然熊過氏又以為在魯其據春秋考異郵曰戰在魯之龍門故春秋說曰龍門之戰兵死傷者滿溝正與書法內辭合則是戰于魯

也戰于魯而不書地何也公羊子以為近而異于郎

是也與鄭戰爾而胡為于魯去年冬及鄭師伐宋丁

未戰于宋矣則今之來也非報丁未之役乎然則于

魯者近之矣

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為鄭會

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

之所為

衛宣公未葬而稱衛侯者踰年也且行師與會盟不

同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傳曰既與衛戰曷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棄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且魯與衛無大讐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齊僖三十三年卒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七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夏五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

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熊過氏曰夏五者闕文也桓公之簡多闕經莊公之簡多闕傳自十九年空一年之經而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皆其墜佚也趙企明曰修經之後傳授闕之或以聖人因舊史闕之非也夫趙氏其言是已穀梁以為傳疑胡康侯因曰春秋因舊史有可損不能益可損不能益是也然聖人經世之典苟存

闕文何為哉孔子稱及史闕文言其時之遵所聞而不敢自用易置也若遂去一月字遂增一月字其于春秋之義微矣何為存之徒以益後世之疑乎以是知聖人不為也

郝仲輿曰夏五不月闕文也史闕乎非也仲尼筆削史而獨存夏五為闕疑迂矣葢傳寫之漏世儒詫奇可為莞爾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二月會于曹矣又使語來盟以申固要約其弟云者親其辭也熊氏謂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曰其弟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突者非也穀梁謂以其來我舉其貴者非也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也趙企明所謂屈已而求盟于我是也穀梁謂前定之盟非也齊年陳黄皆名也謂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罪其寵愛亦非也

蘇子蘇曰凡外大夫來盟于魯內大夫莅盟于他國

皆盟其君也大夫而盟其君禮乎禮諸侯不親盟于他國大夫即盟于他國非敵君也雖盟其君可也

語穀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嘗非八月之祭以御廩災故先時舉行無大失禮而諸說紛紜熊氏曰乙亥之嘗左氏曰不害者火不害粟也而穀梁以未易災餘為不敬胡康侯因之為傳

然趙匡之言曰易災可一日而辦況其間經兩日乎

此以其時攷之而定其非災餘也至鄭漁仲則又曰

廟祀必戒十日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此又

以禮正之而定其非災餘也予謂御廩以藏粢盛如

在繫之牲也享神之物既不可別求巳火之餘又難

以再貯急取而用之耳趙匡以時定其非災之說非

也廟祀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此言其平時致敬之

法耳今惟御廩遇災故有此舉安能於壬申之先預

為誓戒鄭樵以禮定其非災之說亦非也企明之說與鄭相同然則此書直志其災而已矣

灌甫曰記災自是一義災與祭適相近在數日間耳

汪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嘗祭故春秋一書嘗譏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為嘗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竝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傅會以為皆僭

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為重祭而烝非重祭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趙氏辨之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虆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

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

黄正憲氏曰按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曹者也今鄭既背齊黨曾則齊亦背鄭黨宋相持之勢也以者左提右挈之謂夫齊强于宋何亦聽宋深讐鄭也讐鄭則嫉魯可知而紀之後患亦胚胎于此矣春秋不惟志宋鄭反覆交噬之禍實預為魯紀危耳

宋人以諸侯伐鄭子常曰以者何乞師而自將也陳氏傳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于是始胡氏曰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巳意故特書此實非君將也或者以傳有諸侯伐鄭之語疑為君將不知傳言諸侯者不欲重言齊人蔡人省文也事統于君即諸侯不在稱諸侯可也立言之法也

公蔡人在衛人下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三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

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趙子常曰求車有缺之也俄而天王崩七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而鄭伯出奔則其但言奔何春秋無費辭為君而奔未有不見出于其臣者也但書奔存大體也

趙子常曰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名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于忽也衛侯朔辨于黔牟也衛侯鄭辨于叔武也衛侯衎辨于剽也蔡侯朱辨于東國也莒子庚輿辨于郊公也邾子益辨

于華也惟北燕伯款不知所為辨齊晏子曰燕有君矣則亦不可無辨也十一年突歸于鄭至是凡五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亦不聞先有受命然嫡長當立也忽嘗有惡于魯魯桓終始右突則忽之復歸非魯人意也魯史必不正以世子之名夫世子者太子未嗣位之稱也忽無所受命君鄭五月而後出于法俱不得稱世子以其當立故復歸以世子稱此非魯史舊文春秋之特筆

也

劉侍讀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别嫌疑明是非以謂忽已嘗為世子若庶孽得而奪之則天下之適庶亂故正其名與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杜氏以忽為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援有功于諸侯此太子之感者也淺矣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居之叔不書字則疑于齊小白陽生莒去疾杜氏曰許人嘉之故以氏告是也或又以為國亂竊入非復國之義夫鄭不亂則不能入伐人之國者或鳴鐘鼓或行潛掠其法不一况得宗廟社稷而奉之奚顧問哉且當時天王何在繻葛之戰且中肩矣方伯何屬齊大國助虐入許又讓許于鄭矣亦安所告赴也

蘇子繇曰叔之不稱公子將爲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凡將君而非尊者皆字許叔蔡季是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傳謀定許也

自十年戰郎之後至是復與其子通好魯與齊鄭入許令復與齊定許定許所以撓忽也

黄正憲氏曰按魯自戰郎之後與齊不相往來十三年魯復黨鄭厲伐宋致四國敗績則齊之銜魯爲益

深矣况今鄭厲既奔會勢孤危故乘齊襄初立為此會以修好不知又落諸兒姦計中左傳云謀定許非也

艾齊地公作鄗穀作蒿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附庸稱人微之也郳嘗稱字矣此何以稱人從牟葛也

趙子常曰凡來朝同時俱至必以先後行禮若滕侯薛侯是也陳氏項氏皆謂此與滕薛皆譏旅見自參

以上貶人之非也傳言滕薛爭長明非旅見隱以攝

君不以禮即位不爵命大夫衞侯來會葬不敢見而

謂隱僭天子之禮非人情也桓雖非賢然次齊餼則

用周班賔曹太子則以上卿當時號魯秉周禮謂桓

僭天子之禮亦非人情也如楚雖僭王猾夏其會諸

侯亦曰用齊桓而已楚猶不敢僭天子之禮以臨諸

侯而况魯乎魯君朝而稽首于伯主晉人曰天子在

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侯稽首于魯君魯君拜齊

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稽首猶且不敢
而況旅朝乎學者不知春秋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泥
于一字褒貶而失其情實去春秋遠矣
牟今泰山郡有故牟國李氏謂今登州福山葛令歸
德府寧陵縣實古梁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程子曰突非正也突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
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

見義不容也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衞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

木訥趙氏曰諸侯再入不至于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衎不名衎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而立剽不正也突之出位非其位乃簒也突入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簒也衎自夷儀入春秋書之以明衎當有衛也突入鄭而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王樵氏曰突稱鄭伯家氏謂夫子因魯史崇突而畀忽故稱突曰鄭伯似未盡突據國數與諸侯

盟會稱鄭伯矣故書曰鄭伯非予其為諸侯也忽雖正嫡未踰年而出奔及突為祭仲所逐雖乘亂竊入而不與諸侯盟會無事可見不久即為人所弒當時依其故稱曰鄭世子忽而已故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

櫟今鈞州已改禹州實古陽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傳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

伐疑詞也非其疑也胡傳忽弱突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于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也

是時突在櫟忽在鄭經書伐鄭為伐忽明矣伐忽將納突也宋馮魯允衛朔三君皆以簒弒得國故力援鄭突同惡相濟夫宋以責賂不堪已與鄭絶今復助突者忽復返國祭仲專政事多齟齬故又謀納突以

傾危其社稷已得乘之為利也嗚呼鄭莊納馮以亂宋宋莊納突以亂鄭出爾反爾間不容髪天道好還真可畏哉

衰今徐州蕭縣西非鄭地也

宋公上公有齊侯衰公作侈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

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冬旣伐鄭今復伐鄭熊氏曰納突再勿克也自是宋魯諸國遂棄鄭無為謀者矣此說非也彼突之所得安于櫟與鄭抗衡成二君者兩伐之功亦不少矣

王制諸侯爵次有序通春秋無不蔡先衛者即正月

曹之會至今亦然四月伐鄭衛復先蔡何也杜氏以為後至終無確指熊氏以為主會者得以意為升降則又不然霸者主會號召諸侯勤王伐叛則有升降令桓公之時二伯未起地醜德齊宋公與鄭為仇仰給三國救災恤難何敢以意加人其衛先蔡者葢以有陳也陳不在則蔡衛自以兄弟長幼為序蔡叔長也康叔幼也陳與蔡俱與楚近其自為一定之序無不陳先于蔡故桓之十一至僖之二十一二十七無

不陳先蔡也二十八年冬溫之會蔡在陳前則以蔡侯而陳子也衛之先陳者何故曰大于陳也衛先陳自先蔡矣自此直至襄公二十三年共八十餘年蔡屬在楚未嘗與陳竝列會盟也其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昭公四年俱蔡先陳矣則以楚人為政蔡與楚尤近迫欲得蔡故進蔡以歆之葢非周禮之舊矣

汪氏曰蔡衛皆姬姓侯爵而或先或後者率以私意

為進退也故此年會曹先蔡伐鄭先衛而盟踐土會宋會召陵侵楚蔡又先衛會䖍衛又先蔡紛更不一故會鄄盟幽侵蔡會首止會新城會鹹盟牡丘會淮盟新城會棐林盟蜀襄五年會戚會鄬則陳先于衛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于袲此年伐鄭會宋會䖍會召陵則衛先于陳此年伐鄭伐衛納朔次郎會北杏盟齊會盂圍宋盟翟泉會䖍則以陳先蔡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温襄二十四年伐鄭會宋會

申再伐吴會召陵敗雞父則又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淮之會則又先邢侯莒邾以子而先薛伯杞伯矣齊桓以侯而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晉霸而後會盟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曰主盟也然自晉伯之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矣齊世子光盟鷄澤至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似也然伐鄭戍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

亳城北蕭魚之役則序莒邾之上夫以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亦宜序薛伯杞伯之下況齊光未誓于天子乎據傳于戍虎牢之役謂齊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亳北之役謂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則亦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耳嗟夫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典禮廢壞諸侯放恣惟力是視不復以爵之貴賤計崇卑而專以國之强弱相上下矣是故隱公之時滕薛朝魯而爭長此

猶皆侯爵也桓公之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有郎之戰則已不計爵次矣馴至春秋季世宋虢之會楚以蠻夷而爭晉先歃春秋之終吴且爭長于黄池而主會矣雖然春秋于諸侯爵次之紊亂從主會者之所為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宋虢先晉黄池以兩伯言之所以抑其强也宋虢黄池待貶絶以見罪惡其餘從主會者之所為不貶絶以見罪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至伐之始

冬城向

熊過氏曰三年莒入之矣其介于莒魯之間故或因其服而城之其後莒卒滅向而莒魯之爭始于此矣據下文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十月在夏時為八月農功未畢豈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惠公構殺伋壽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公十一

月二公子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天子不能使衛小衆也穀梁傳天子召而不往也

王樵氏曰公穀皆謂朔獲罪于天子是時王靈不振不發小衆與召而不往天王豈能遽討至惛朔而出奔哉葢謀出左右公子而王與聞焉爾觀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朔之復入放黔牟于周則朔之出黔牟之立謀出二公子而王與聞明矣

張洽氏曰朔立巳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

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

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本

熊過氏曰往與東海季明德論左氏序伋壽事明德

指其事失實者衛宣烝夷姜生急子必不在先君時

及奪妻宣姜生壽暨朔則又當十七八年後自隱公

壬戌至桓公庚辰纔十九年朔雖已生僅可二三歲

耳然宣卒朔嗣已在桓十年計其時宜甫周歲尚在

襁褓何以不四年間遂見逐奔齊耶當宣姜惡急子

宣朔少必不預聞而謂同構哉況宣公殺急及壽宜如晉申生宋痤曰君以殺若微者殺之姓名不登則亦宜如衛縶稱盜而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果何為者而二子乘舟亦何所指耶竊意宣姜從夫之謚必如鄭武姜衛莊姜嫡妻之類而所奪乎急者當别一齊女故記亦不稱宣姜也朔年已可君則未必奪急妻以生者史記稱宣公以急為太子則或嫡出未必夷姜所生也至乘舟之事當時不得于宣而出亡

以死朔于次應立若謂黚牟與弟昭伯頑皆急母弟為朔庶兄則衛人何以不立黚牟昭伯而立朔耶且謂昭伯烝宣姜生戴文及宋桓許穆夫人是昭伯既生二子二女則于宣姜豈私烝哉而朔又方為君昭伯庶兄豈有妻其母宣姜之理且謂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則益遠于人情矣姦生子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為君而其女弟宋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為夫人乎左氏必不足信也宣姜淫亂備載

于詩惡本難掩然急壽之死則其自為無與于朔公羊不察乃以王命絶之則是出于附會非春秋書奔本意矣

熊氏之說本于宋洪氏實亦非也鄒肇敏曰按宣公為桓公弟則莊公子也其庶母夷姜則莊公妾也莊公卒而桓公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為州吁所殺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桓公

之世計宣公即位伋年且長因以為太子而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愬兄亦無足怪洪氏殆考之未悉耶劉向新序宣公子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此詩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黍離之詩

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害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因戒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按此則宣公之欲殺伋也亦多方矣使齊其再計也其先一段似于此詩較切向博極羣書或有所本至以黍離為壽所作則附會之說耳惟詩述云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

夫壽爲伋母弟則又非宣姜所生此說更在左史前

尤爲可據僞申公詩說祖劉向然未足憑也

諸侯失國名滅同姓名此出奔亦名何也國君爭亂

乃出奔出奔之國必有二君未知其爲朔與爲黔牟

與故名之以爲徵也如鄭突忽例

丙戌〇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〇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

十卒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

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王樵氏曰朔在齊納朔齊志也以是會魯而魯因欲以平紀其後齊卒納朔而紀不果平葢齊志在滅紀特以虚言役魯而魯為所愚耳

黄紀地後屬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左傳尋蔑之盟也

趡魯地

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疆事也

齊魯交兵之始

奚魯地齊界

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獻舞當是兩人召季為君亦無明證蔡桓侯元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嫉季季避之陳桓侯卒蔡人召季于陳而季歸為是說也本之何休胡安國曰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當立歸者善辭其說所出杜預也鄭漁仲考之史曰蔡桓侯封人立十年卒無嗣國人召其弟于陳立之是為哀侯獻舞其弟云

者則所謂季者也予意蔡季去陳或以有故而出今桓死自應復歸何休說公羊既如此穀梁傳季蔡之貴者也如果為君不必言貴即左傳亦載蔡季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業已君我不得言嘉季為賢公子蔡所倚重君死而歸國柄有屬其語氣與魯季友相同故召季為君無明證也季與獻舞實二人也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諸侯葬皆稱公而蔡桓獨稱侯啖助曰蔡季之

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之所以異于衆人也此臆說也葬稱公臣子詞也禮有以隆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臣子于君無不欲極其尊而稱顧之非情歟理歟天下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蔡季惟賢是以知其必不忍不稱公也杜氏曰傳寫之誤也是矣然考史記蔡世家亦自可異史記世家各國君稱由伯而侯繇侯而公皆以漸進如衛康侯七代為伯至頃侯賂周夷

王乃命為侯可見若蔡本以國絶紹封是為蔡仲仲子荒稱伯荒子稱宫侯自此至蔡滅史記皆以侯稱曾無少進葢蔡為叛逆之後不敢進爵乃周家之法不與他諸侯同也故春秋于桓侯卒聊一書之以徵蔡實其餘從同同以見臣子辭耳乃前後不異而止在桓侯則唉助請謚之說或亦不誣季子賢而能請以尊周典夫子即賢季而幷書侯以著周法理或有之唉助唐人其時古書多存必有所見不然何以言

之鑒也

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蔡桓稱侯葢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宋志也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盟而伐邾故不書師不書人以見其不得已也奚之戰魯志也非

魯辭也郲之伐魯勢也非魯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辛卯弒昭

公立公子亹

昭公以世子稱春秋與之矣被弒不書魯與諸侯不

君忽也鄭亦不告魯亦不書也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黔牟二蔡哀侯

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
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今濟南府歷城治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左傳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祭仲稱疾不從免鄭子子儀也

齊侯轘高渠彌討弒君之賊也不書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在位十八年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正月有王其餘俱缺說者以為夫子惡桓之弒故削之桓已無王不治其身而削王以示貶悖逆不更甚乎至王不班

歴者亦非不必以劉炫之規也桓篇多闕經觀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二日可見然則無王者是闕文也

桓公列國本末

桓王在東周初威靈尚在四五年兩聘于魯曾無一介之使往問于周何耶八年家父來聘葢為逆王后于紀耳其間必有從行之使齎送之禮然而魯史不必書也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而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齊魯不聞討逆天王不聞再舉鄭莊實為東周戎首而諸侯之助惡可見矣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十七年桓王崩魯亦不行送葬

之禮也王子儀有寵于桓王屬諸周公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子克奔燕遂為頹帶朝禍始與周相終害哉

桓公二年宋弑其君桓公與會于稷以成宋亂納郜大鼎公不繇媒介而與齊成婚會齊侯于嬴受齊女于讙非禮也始以得婚好齊既以主紀助突惡齊十三年有與紀鄭之戰十四年齊僖公卒而復與襄公通好有艾之會連年伐鄭總是黨邪十六年衛朔奔齊十七年合

齊紀于黃以謀衛也十八年公與文姜氏如齊而見拉彭生矣

魯桓宋之甥也鄭虞其翼宋故桓元年盟越盟垂以固好奉璧以假田至二年宋君被弑與齊共成宋亂而莊公與宋之仇解矣夫固與齊黨者五年與齊侯如紀設計以助之與虢公爭政有繻葛之戰憑陵王室鄭實戎首齊惡魯援紀也故十年鄭衛從齊有郎之戰十一年惡曹之盟同絕魯也十一年而莊公卒自是祭仲主忽

宋魯主突宋執祭仲而立厲公昭公奔衛向者宋本以輔突也而多為責賂鄭不堪命十二年魯及鄭更伐宋十四年宋伐鄭以報之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昭公復歸鄭乃厲公亦以是年入櫟而是冬之魯宋衛陳會于袲明年魯會宋衛陳蔡之伐鄭謀立突也十八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是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為子儀

鄭伯故不臣特以宋故假借王靈勉為委順與夷既弒
鄭不忌宋而無賴于王矣且無賴于魯矣故與王戰有
繻葛之敗與魯惡有郎之師至十有一年鄭莊公卒而
此奸方殄彼其生平好構離人父子兄弟以取利一死
之後天還人反遂有家難而宋故持之特責賂太多鄭
不堪命復與魯合而伐宋隱之世鄭為難于宋桓之世
宋為難于鄭魯為突撓忽故謀定許欲定許又謀好齊
十五年艾之盟是也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

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魯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魯與宋伐鄭反覆為雲雨總以賄故也

齊僖公入桓公為二十年元年而成宋亂三年與魯婚五年與鄭偽如紀而欲以襲之不果惡魯之助紀也十年與魯有郎之戰十一年與紀魯有惡曹之盟至莊公卒齊助鄭忽十三年同宋衛與鄭紀戰十四年齊僖公亦卒齊僖惟利是視聽鄭所為外傳予以小伯妄矣襄

公繼立會魯于艾以定許也反父之助忽者而又與魯

同助突淫親妹殺魯桓齊襄四年事也

桓二年宋公被弒四國有賂宋弱則衛孤鄭亦無虞于

衛矣夫鄭結齊而宋結衛者也今二仇既解助鬬者何

爲哉于是衛與齊胥命于蒲焉五年從王伐鄭十年從

齊與魯戰于郎十二年衛宣公晉卒惠公朔立十四十

五十六年三同宋伐鄭巳二公子怨公立公子黚牟而

惠公奔齊

桓五年陳侯鮑卒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巳從王伐鄭陳人與焉六年經書蔡人殺陳佗二傳謂佗淫獵于蔡蔡人殺之而程子曰蔡桓侯殺之書人同于討賊也厲公立魯欲平宋鄭故十一年陳從魯有折之盟十二年厲公卒莊公立十六年宋魯伐鄭無不同也

桓二年殤公被弒齊陳鄭魯四國成亂卒立公子馮為莊公鄭莊公卒家難更甚宋稱師助突執仲旣鄭不堪命而背宋故十一年冬宋與魯為折夫鍾闞三會而十

二年穀丘虛龜又三會焉宋公將𠕁太甚而辭平十二
年魯與鄭有武父之盟遂伐宋宋莊之得國鄭力也鄭
突之得國宋力也宋莊前固有賂今宋以巳之前日望
鄭而不副安得無宋之戰哉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報
宋之戰也曁十五年十六年宋凡伐鄭者三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五年從王伐
鄭蔡人為首六年蔡人殺陳佗十一年魯納鄭突故屢
與宋盟而折之盟與十四年伐鄭蔡亦與焉十五年鄭

伯突又出奔蔡蔡與突比明矣十七年蔡桓侯卒而蔡
季自陳歸

桓二年蔡鄭懼楚而有鄭之會終春秋蔡兩受慘鄭日
受兵此其兆見矣八年楚伐隨隨及楚平九年楚伐鄧
十一年楚屈瑕盟貳軫敗鄖師于蒲騷十二年楚伐絞
十三年楚伐羅師敗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治父以
聽刑

魯于諸小國惟待紀有禮謀之于齊六年有郕之會徼

之于王八年有后之逆四邑二姬詳書于冊可謂善其始終矣杞亦小國也玉帛不具便爾干戈二年七月杞侯來朝而九月入杞傳曰討不敬也夫豈幣之未將哉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十五年許叔因突忽之亂乃得以間入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葢定許所以撓忽耳八年秋伐邾自隱七年公伐邾之後至今邾子未嘗一來故有是舉十七年二月方與邾儀父盟于趡以為尋蔑之盟復修舊好矣而八月及宋衛人伐邾

何也葢為宋所令不得顧耳

二年滕子來朝○六年寔來○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北戎伐齊

三年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七年曲沃伯誘小子侯殺之八年滅翼○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子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之虢公奔虞

三年芮伯萬多寵人其母芮姜惡之逐居于魏四年王

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春秋辯義卷四